

HUJINGFANG ERTONG XIAOSHUOXUAN



胡 景 芳

儿童小说选



HUJINGFANG
ERTONG
XIAO SHUOXUAN

· 胡景芳儿童小说选 ·

中国·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胡景芳儿童小说选

责任编辑：张天明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20,000 印张：11.625 印数：1——1,5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61 定价：1.75元

目 录

晓英入队.....	(1)
表扬.....	(6)
入团.....	(14)
弟弟.....	(22)
笨鸭子战胜了小公鸡.....	(33)
喷气式儿.....	(49)
割草.....	(60)
苦牛.....	(66)
半张奖状.....	(116)
司令班.....	(126)
责任.....	(139)
妈妈心里想的.....	(153)
火云鹰.....	(166)
认字.....	(172)
小侦察员.....	(181)
双优秀.....	(191)
路遇.....	(198)
冬天的故事.....	(203)

作家与少年犯.....	(215)
园丁和小树.....	(254)
后记.....	(367)

晓英入队

晓英申请入队了。在中队讨论会上，同志们给她提了许多优点：说她学习好、不嫉妒人、团结同学、爱护学校……小梅最后加了一句：“就是有一次迟到了。”小珍立刻提出了反驳：“人家那不是因为帮助妈妈做活，才来晚的吗？”小梅说：“那也是缺点哪！”小梅、小珍在会上争论起来了。晓英举起手，得到队长允许后，说：“我看这也是缺点，往后我保证不迟到！”

“对！”大家鼓起掌一致同意她入队。

“六一”的头天，辅导员告诉晓英已经被批准入队了，儿童节的早晨，队部举行入队式，叫她准备条红领巾，按时到校，还要在会上讲话。晓英乐得连嘴都闭不上了，说：“红领巾，我早准备好了！”她又高兴，又心跳：明天，在那么多人的大会上……多光荣啊！我说些啥呢？

晓英从学校一气跑到家，连饭也顾不得吃，就打开她那五彩美丽的小纸匣，拿出来一个小纸包。这个小包真奇怪，揭去一层纸，又是一层纸，揭了三层，还没看见包的是啥。晓英妈妈已经放好饭桌，催她吃饭说：“净贪玩，天

都这么晚了，还磨蹭啥！”晓英向妈妈笑了笑，继续解着小包。妈妈挺纳闷，等晓英撕去小包的最后一层纸时她才明白了，原来是前几天她给晓英买的那条红领巾。妈妈假装生气地说：“翻拾它干啥？它又不长翅膀，飞不了！”晓英天真地把红领巾一举，说：“妈，你猜我为啥乐呢？”妈妈从她那兴奋愉快的表情上，估计可能是申请入队被批准了：“乖丫头，快吃饭吧！我知道你……”没等她妈说出来，晓英就拉着长声郑重地说：“我——入——队——啦！”说完就给妈妈行了个队礼，又小心翼翼地把红领巾包起来才吃饭。

睡觉的时候，晓英对妈说：“我们明天举行入队式，可早点招呼我呀！”妈妈说：“行啊，耽误不了！”

夜里，晓英醒来好几回。好容易才盼到公鸡叫了！她听妈说过，鸡叫三遍才亮天呢。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，她想象着入队时的热闹情景，想着在会上讲啥话，想得脸直发烧，心也跳起来。后来渐渐地平静了，忽然又传来两声鸡叫。晓英听到这呜呜的声音，好象大家在唱歌，唱得真热闹。她背着书包向歌声奔去。忽地想起：这可能是入队式。坏了！我八成迟到了，多不好哇，我那天不是表示永远不迟到吗？她加劲跑起来，可是越用劲腿越不听使唤，一着急就醒了。这时听见妈妈正招呼她起床呢。

晓英洗洗脸，吃点饭，把包红领巾的小包装在兜里，又用手按了几下，就上学了。

六月，这是一个明朗的季节，杨柳早穿上了绿衣裳。几

只小雀唱起动听的歌。温煦的阳光照在麦田里，和风吹起微微的麦浪。晓英真想蹲下来摸摸小麦苗，嗅嗅小苗的香味。可她没有时间，因为有一件大事在等着她，晚了可不行！她又摸了摸兜里的小包，更加快了脚步。突然，一阵喳喳的声音传来，晓英扭头一看，啊！猪！是一群讨厌的猪在麦地里跑着。后面一位老大娘大声喊着。晓英啥都没考虑就跳过去追猪。老大娘看见一个小孩上来帮忙，可高兴了，指着猪骂道：“这该死的，把我累坏了，咋撵也撵不出去！”老大娘轰着猪说：“把麦子祸害了，咋打粮啊！”晓英一想真对，没有粮食咋支援工业建设呀！这样好的麦子不也是农民大爷用劳动做出来的吗？她非常恨猪，恨不得狠狠打它几下。好容易把猪赶出麦地。猪毛了，横冲直撞，把一个小孩吓倒了，哇哇地哭起来。晓英忙跑过去扶起小孩，老大娘也赶到了。这时，晓英才记起自己是去参加入队式的，一看太阳都老高了。她着急地回头撒腿就跑。跑了十几步就听老大娘喊着：“小包！小包！”她想回去告诉老大娘说：“我不叫‘小包’，我叫晓英！”又一想，反正准是问问我的名字好叫学校表扬我。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还表扬干啥？我到学校连说都不说，队员就应该这样做。我眼下还不是队员，可一会就是了哇！

进了学校，已经跑得满头大汗。大会等了晓英一会还没来，已经宣布开会了。晓英擦擦汗挤到了后边的座上，靠小梅坐下来。小梅用质问的口气问她：“你不是说早点来吗，咋又迟到了？”晓英没说什么，心里却非常难过。撵猪

保护庄稼是对，可是加点劲跑，早来两分钟也不能迟到哇。她正想着，忽然听到招呼她的名字。她汗珠还没有擦干，羞惭地走到台上。入队誓词是晓英领着读的。宣誓完了就进行授红领巾仪式。辅导员在热烈的掌声中，一个一个地给队员结好了红领巾。轮到晓英时，她急忙去掏红领巾。伸手一摸，脸都吓白了，额上又渗出了大颗的汗珠。她恐惧地看着辅导员，又低下头巡视着四周地上，地上什么也没有。她哆哆嗦嗦地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“丢了！……”辅导员真为今天晓英的一切行为感到奇怪。过去她一向是各方面都好的好儿童，可是今天为什么又迟到又丢了红领巾！台下有个队员说：“不爱红领巾，就不能入队！”辅导员听了这句话，又看了看晓英。晓英的眼泪已经流到绯红的面颊上，呆呆地站着，浸在了沉思里。

全体队员都因这个突然的事沉寂了，都为晓英难过。屋子里很静。正在这时，门吱扭一声开了，走进来一位老大娘，匆匆忙忙地问：“哪位是老师？你们学校的孩子可真好，帮助我老婆子撵猪，保护了麦地，这可得表扬啊！可这孩子也不知有啥天大的紧事，撵完猪就跑，掉了东西都不知道，招呼也不回头……”说着把一个小包递给了辅导员，打开一看是一条鲜艳的红领巾。晓英一看这正是自己的，忽地跑过来，洒满眼泪的脸上又浮出了欢笑。老大娘看见晓英流眼泪，就问是咋回事。辅导员把方才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。老大娘可急了，忙拉住晓英的手，说：“为了大娘，你可受难为了，唉！真是。”说着转过身对辅导员说：“这可

不能怪孩子，都怪我呀！”辅导员笑了，大家也笑了，晓英更乐了。辅导员激动地走到台上说：“你们说晓英做得对不对呀？”“对！”大伙一齐喊起来。辅导员又说：“对，就是对。她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头里，保护了庄稼就是爱人民，爱劳动。晓英是个好孩子，是个好队员。现在我提议单为晓英举行一次授红领巾仪式，大家同意吗？”台下齐声说：“同意！”

晓英在雷一样的掌声中站在台上，脸红得象一朵大红花。辅导员把光荣的红领巾给她戴上。大家叫她讲话，她准备好的讲话词，早就忘了，想了半天才说：“我是个新队员，我做得还不够。我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我，我一定当个毛主席的好队员！”

从那以后，晓英入队的事情就在全校传开了。

1954年

表 扬

今天是黄郊值日，他起得很早，在上学的路上摇摇摆摆地跑着，象生了翅膀一样，碰得走路人都躲闪着看他。他碰了别人就立刻站下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今天是值日！”说完又急速地跑起来。他在路上，不知站下多少次，也记不清说了多少个“对不起，我是值日生！”才跑到学校进了教室。

教室里没有一个人。“咱又是第一名！”他美滋滋地想着，拿起笤帚扫起地来。一边扫地，一边不时地向窗外眺望。窗外一个人也没有，偶而过去几个，也都是自己不认识的别班同学。于是，他扔下笤帚去开窗户，故意把窗子弄得哗啦哗啦直响。他很希望路过的同学，最好是熟识的老师、同学看见，说声：“多早哇！”“值日生吗？”接着一连串的好、好、好。那该多光荣……可是，窗外还是静悄悄的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他又重新拿起笤帚，慢慢地扫起地来。他把每个桌腿旁边都扫得很彻底，特别是一些别人没扫净又容易被发觉的地方。扫呀！扫呀！随着扫地的沙沙声，突然地面上发出一串咕噜噜的响动，嗨！是一支黑黑的发

亮的钢笔。他跳过去，急忙拾起来一看，上面还有三道金箍在闪闪放光，他一看就知道是朱星的。他想：等一会朱星来，我先问他丢了什么，急他一下；然后，把笔交给他，他一定很感谢我。黄郊用手掂弄着钢笔愣了一会儿，又转了念头：决定把笔交给老师，由老师再转发给朱星。这样做，老师、同学都会表扬自己是“拾物不昧”的好孩子。“这次受表扬的好机会，一定不能叫别人争去！”他回想起上次“搬垫子”的事，到现在心里还拧个疙瘩哩。

那是一个黑云满布天空的中午，他刚吃完午饭，急急忙忙跑到学校，发现体育课用的垫子还放在操场上，他想为学校做一件好事，立刻跑过去想把垫子搬到体育器材室去。正好，朱星也赶到学校，跑来说：“黄郊！我来帮你！快，雨要下起来了！”黄郊却用手推了朱星一把，说：“谢谢您，我自己可以搬！”他弯下腰，用上所有的力气，搬呀，搬呀，一点也搬不动。朱星毫不迟疑地上去帮忙，黄郊却把已经搬起来的一角，往地上一摔，说：“你愿搬，你搬吧！”说着退在一旁，用斜眼珠瞟着朱星。朱星一个人也搬不动。这时，铁澄也赶到了，看见黄郊在旁边看热闹，就瞪起眼睛，比老师的口气还严厉说：“黄郊！你怎么不动手？”后来又来了些同学，大伙七手八脚地把垫子搬了进去。为了鼓励这种精神，老师特别表扬了他们。

一想起这件事，黄郊心里特别不服气：搬垫子那件事，明明是我的功劳最大，如果不是我先发现，不知道会被雨浇成什么样子呢？可是，功劳被他们夺去了。这支钢笔呀，

我一定交给老师，不和任何同学讲。想到这，他喜滋滋地扔掉笤帚，拉开门就跑，正巧和工友赵大叔碰个满怀，把他抱的信件、报纸撞撒了一地。黄郊说声“对不起”，蹲下帮赵大叔把信件、报纸一一地拾起。赵大叔气呼呼地说：“你这个冒失的小家伙，吃了几颗炮弹，这么冲！”黄郊把拾到的钢笔在他面前晃了晃，说：“在教室捡到一支漂亮的钢笔，我去交给老师！”赵大叔说：“那还值得这么拼命地跑。等一会儿，同学们来齐，问一问是谁丢的，还给他好了，何必老远的去送给老师！”黄郊满有经验地说：“叔叔！您也这么傻，直接交给他，谁知道我是‘拾物不昧’哩！”赵大叔眯起眼，逗笑似的说：“我就知道嘛！”“这是偶然遇上您啦，不然您准也不会知道。比如：上次老师表扬搬垫子的事，那是我第一个发现要搬的，搬时我也使了很大的力气，结果只表扬了朱星他们，我的名字连提都没提，您知道我吗？”赵大叔说：“怎么不知道？你不叫黄郊吗？”“就算您知道，您也只知道我的名字呀！我做了许多好事，您可能全不知道。比如：我从操场上捡走过一块大石块；有一天刮风，我关上了窗子，可是那天不是我值日；我的小刀借给朱星用过；我两次把哭着的弟弟哄好，我……”赵大叔听得有些不耐烦，插嘴说：“这回，我全知道了。”黄郊说：“这也只是您知道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并不知道！”赵大叔很正经地说：“做了好事，何必非得叫人家知道？”黄郊觉得不好意思，辩白地说：“老师说过，做了好事也应该叫大家知道，好互相学习。”他又觉得有点过于显示自己，就赶忙说：“我不说了。叔叔，我

们王老师在吗？”赵大叔边走边不在意地说：“不在家。”黄郊以为是逗他，就做了一个鬼脸，向教员办公室跑去了。

黄郊跑了好几个办公室，就是没有找到王老师。他想：这支笔先不让同学看见，等王老师回来再交也不晚。他随手把钢笔放进里面的衣袋里，慢慢地向教室走去。

他远远地望见教室门前站立着许多同学，有的还在指手画脚讲什么，他想一定是大家发现教室的地已经扫了一半，正在猜是谁干的。他一边加快脚步，一边考虑着：若是大家问自己：“地是谁扫的？”我怎么办呢？是点点头还是笑笑好？大家一定鼓掌，老师知道这件事准得表扬……黄郊挤进人群一看，大家神色不对，急忙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，出了什么事？”朱星在一旁擦着眼泪，哭着说：“我的自来水笔，被小偷偷去了！”这句话象一只大手把黄郊的心揪了一下，钢笔在里面衣袋象是变成了一只淘气的小野兔，砰砰地跳起来。他走到朱星跟前，说：“不能这样乱扣帽子，你根据什么说别人偷了你的钢笔？”他把偷字说得特别重。朱星说：“拿我的钢笔，事先不通知我，不是小偷是什么？”别的队员关心地问：“是不是借给谁忘记了？”朱星肯定地说：“谁也没借！”

“是不是丢在家里？”

“家里全找了，没有。”

“是不是小弟弟拿去玩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问了一早晨，把弟弟都逼哭了。”

铁澄象是得到十分有力的根据说：“还问什么，一定是

小偷给偷去了。”黄郊听了这些话，都难为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拿出来吧，可是笔插在里边口袋里，一掏笔人家准怀疑自己是偷的。他把牙一咬，想：待会儿，我把笔交王老师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他装出很镇静的样子，说：“可能是同学捡到交给王老师了，等王老师回来一问，不就得了。”朱星说：“早晨，我上学时碰见过王老师，他说没有人交钢笔，叫我回来好好找一找，我把抽屉和书包里全翻遍了，桌底下也找了，没有！要找不着，回家去妈妈一定骂我！”说着，捂着眼睛哭了起来。粗嗓子的铁澄，看见朱星哭得这么伤心，又站出来喊：“我提议咱们大家检查，自己先检查自己，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接着一阵哗哗的响声，所有的大兜、小兜、里兜、外兜都翻过来了。石蛋、纸片、洋钉子弄了一地，结果还是没有。黄郊也摸摸袖筒，翻翻外衣兜说：“没有。”不过声音很小。铁澄发觉黄郊和平常不一样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说话又那么胆怯，猜他准有亏心事，又提议说：“我看咱们再互相检查一下。”别的同学都没意见，互相找好了对象，准备检查。这时，黄郊却慌慌张张地反驳：“我不同意这个意见，这是不尊重别人人格的行为。”（这句话是上次班会上王老师讲的。）铁澄越发证实了黄郊有问题，就气狠狠地反问：“难道偷人家东西是尊重自己人格？不做贼，心不惊，检查一下，当做游戏，怕什么？”黄郊急得脸通红：“啥也不怕，这种不好的事，我不参加。”说完扭头就走。

铁澄跟在他背后，拍着手喊：“小偷偷，小偷偷，打烂

脸皮不害羞！”黄郊本想借个机会，快离开这个危险地带，快把钢笔交给王老师。一听铁澄骂自己是小偷偷，气得真想跳过去打铁澄两个嘴巴，他嘴唇哆嗦着，说：“你凭什么诬赖人家是小偷，你赔我的人格！”铁澄也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指你名来吗？我指你名来吗？必定你是小偷，不然为什么心惊，溜走！”说完就往黄郊身上扑，要搜他。黄郊心里说不出的难受，推了铁澄一把，脸气得发白，眼泪在里面直打滚，但没掉出来：“反正我不是偷的！”说着从怀里掏出那支钢笔。铁澄说：“不是偷的，是没人看见拿的！”大家忽地一下又围拢来，发出各样的质问，象审判似的：“不是偷，怎么到了你那儿？”

“我扫地捡的！”

“捡的为什么不还给原主？”

“我想交给老师！”

“为什么还在你这？”

“老师不在！”

“老师不在，为什么装在里面口袋里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小偷，小偷……”又是一阵喧哗。

一连串的为什么，一句句带刺的话，把黄郊逼得哭了起来。铁澄在旁边丁字步站着，两支捋着袖口的胳膊，插着腰，两眼瞪的老大，象要打架似地说：“哭也遮不住羞，队员还能干这种事，我建议开除队籍！”黄郊想和他争辩，心里又找不出有力的话，哭着说：“怎么好？我跳到黄河也洗

不清!”铁澄插嘴说：“偷了人家东西，跳到红河也洗不清!”说完，还哼哼地从鼻孔往外吹气。朱星对铁澄的样子实在看不过去，就说：“你别乱叨叨好不好?”铁澄没料到朱星会制止他，顶撞他说：“不是你方才找不到钢笔，哭着找我帮忙的时候啦？还反来训我!”他不服气地眨了朱星一眼。

“朱星，朱星，你从哪儿钻进来的？把我等的好苦呀！挂号信，快签字！”赵大叔一见朱星，边招呼边走了过来。走到跟前，看见黄郊在用手擦眼泪，惊讶地问：“小冒失家伙，哭什么？钢笔交给王老师了吗？是不是因为没受表扬难过？”赵大叔的目光向四周一扫，象是问大家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哭，又走到黄郊跟前说：“来，我表扬你！”于是，他学着校长在周会上表扬人的语调：“咱们学校又出了一个‘拾物不昧’的队员，他的名字叫‘黄郊’。好了吧！别哭了！大家都知道你啦！”没想到黄郊哭得更厉害了。铁澄走过来，推了赵大叔一把，说：“您呀，不了解情况，不能乱发言，他偷了人家东西，装在自己口袋里，您为什么还说他‘拾物不昧’？”赵大叔一听，胡子气得撅了起来，说：“怨不得小家伙哭得这么伤心，原来是你们诬赖他，欺侮他，好哇！”他拉住铁澄：“你叫啥名字，我非得去告诉校长批评你不可。”铁澄被赵大叔说得也不知怎样好，仔细瞧瞧赵大叔的样子，一点也不象开玩笑，他也从来没有那样厉害过，把大家也弄怔了。朱星忙拉住赵大叔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赵大叔说：“怎么回事？就是这么回事！”他把天蒙蒙亮时，碰到黄郊捡到钢笔去找王老师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大家才知道的